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二十二之二

冊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爲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

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疏章入句○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入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卽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詰

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摭雜貳曰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

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  
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  
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  
篇百川沸騰山冢舉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  
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  
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  
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  
己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菀卒章說怖畏罪辜  
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  
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  
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  
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  
以褒姒龍齧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  
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  
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  
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  
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勸莫肯  
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  
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  
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

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  
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  
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十月之交  
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  
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

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月臣道日君道箋云

有微今此日反微非○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箋云君臣失

其常爲異尤大也○故下民亦疏十月至之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

甚可哀○疏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

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

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

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  
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  
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  
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

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  
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九大也異旣如此災害將生  
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  
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  
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  
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月辛卯朔月卽是之交爲  
事也古曆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三十度十  
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退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  
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  
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  
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  
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  
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  
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  
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  
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  
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日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  
日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

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日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

若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  
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  
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  
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  
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  
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  
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  
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  
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  
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九輕也計古今之天度  
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歷象爲日月交會之術  
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  
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  
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  
月動物雖行度有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  
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  
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  
等月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  
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  
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  
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  
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  
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時有災魯實受之  
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  
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  
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  
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  
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  
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  
人假之靈神作爲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  
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  
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  
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孽偶與相逢故聖人得  
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  
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  
神之則或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  
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  
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

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  
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於法筭前  
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  
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  
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  
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  
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  
基獨云以歷考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  
入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  
則信矣而按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微  
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  
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  
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  
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  
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  
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  
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  
殺臣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

也○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箋云告凶告天下以

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

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箋云臧善也○

**疏**

日月

至不臧○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  
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  
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  
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  
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  
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  
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  
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  
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

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

**燿燿震電**

不寧不令

燿燿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

**百川**

沸騰山豕峩崩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家箋云峩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

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舉舊子恤反徐子綬

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崔徂回反

爾雅作厓才規反嵬五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

回反爾雅作厓五規反箋云易位

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會

之謂也○處昌呂反○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懲止也變

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憯憯○毛以

會無以道德止之○憯七感反亦作慘疏憯○毛以

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燿燿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駁駛

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

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

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出之豕頂高峯之

上萃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

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

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

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

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尙德

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

震電旣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

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豕萃崩

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  
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豕至箋乘陵○正義曰釋  
山云山頂豕孫炎曰謂山峯頭巉岩者意或作嗟巖此經作  
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岩者意或作嗟巖此經作  
翠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舉  
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  
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眾陰  
盛也水泉溢時眾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  
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  
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  
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  
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  
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  
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  
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

番維司徒家伯豕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馮

維師氏豔妻扇方處

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扇熾也箋云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馮皆

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  
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妾司徒之職掌天下士  
地之圖人民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役  
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役  
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  
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  
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  
目以卿士云○聚側雷反歷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  
馬官名稱音矩弓禹反豔餘瞻反鄭云豔妻厲王后嬖  
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  
雙必計反朝直遙**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爲當刺幽  
反下同擅市戰反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  
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  
宰之卿仲允爲膳夫聚氏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  
楸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  
時並處於位由襄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  
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襄姒有親黨者以襄國所養以爲  
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  
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爲厲王時豔  
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

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  
番聚蹶耦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  
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  
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  
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  
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  
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  
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  
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  
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  
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  
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  
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正馬之政  
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  
子春云申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  
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卜大  
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  
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  
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  
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

天官注云百官摠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  
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亦  
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  
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  
之佐以此知冢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  
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  
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期黨於朝是以疾焉  
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放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  
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  
名之意皇父則為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  
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抑此皇父豈  
官摠統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謂之卿士抑此皇父豈  
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下

則汗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  
日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役作我不  
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  
趨農田卒為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  
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如  
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佳反本又作趨七俱反曰



予不戕禮則然矣

箋云戕殘也言皇父田業禮下供土役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土役

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戕在良反王作臧臧下供土役

**疏**

抑此至然

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其音恭本亦作供

矣○毛以爲小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

畿內既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

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己爲是也

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

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

我田之高下知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知耳反曰

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

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

法當然矣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爲異○傳下則汙高則

萊○正義曰汙者池之水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瀦

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

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

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